【菩提道上】

佛三心旅

陳明昭

「當自己的主人」這句話，激勵我報名參加紫竹林精舍舉辦的佛三，期許著從這三天中獲得一些心靈的饒益，於是抱著被「磨」的決心「上山」。

老實說，「上山」第一天，我就後悔了：自己沒事參加什麼佛三嘛！睡也睡不好——簡直徹夜難眠；吃也吃不好——還得餓上一餐；「拜佛」拜得我頭昏眼花、兩脚發軟；「唱誦」、「繞佛」站得我腰酸背痛；「打坐」、「止靜」坐得我兩腿發軟、肩膀酸痛。還有師父規定我們每天要拜三百拜，念五千聲佛號，並設了個精進榜，把每天所做的功課塡上……我心裡不停地嘀咕：念佛就念佛，拜佛就拜佛，爲什麼還要數幾千聲、幾百拜呢？爲什麼師父這麼著相？念佛、拜佛應視個人的心念、體力而定，爲何還要弄個「精進榜」？到底念佛拜佛是自己的事，還是做給師父看的？……一連串的抱怨與滿心的疑惑充塞著我。一整日下來「阿彌陀佛」仍然遠在西方，而我卻好像被迫虛應了事。

第二天清晨醒來的那一剎那，我下定決心重新調整步伐，開始用心念著「阿彌陀佛」，也朝「三百拜」的目標邁進。然而不到半天的功夫，「超過的疲勞」讓我有一股想「逃」回家的衝動，當又獲知鄰家宋老師今晚便要告假回家時，一顆心更是搖擺不停，歸心似箭。但我找不出任何回家的理由，要告訴師父「我病了」，還是「我撐不下去了」呢？不行！自己不是在期許表上寫要「大死一番」嗎？不是準備好要來被「磨」嗎？怎麼現在還未死去、未磨成灰，只停留在這「半死不活」的階段就打退堂鼓了

呢！心想：「反正剩下最後一天了，再苦、再累也要熬過這最後一夜。」於是再度提起心力，用念佛、拜佛來打消念頭，也完成了一天的功課。不過我還是偷偷地跑去告訴宋老師，叮嚀她回家記住通知外子，要他明天準時來接我。(眞是歸心似箭啊！)

晚上那支香，我拖著疲憊的身軀，再次提起佛號，用「三三四」的方法，數著數著，竟然數出了味道；拜佛也漸漸地感受到那股法喜，今夜我才發現自己有點「上路」了。

師父提醒：「萬緣放下，至誠懇切」觸動了我的內心。第三天，我完全放鬆，丟捨一切，全心納受師父的方法，一聲聲的佛號清楚地從我的耳根進入；每一拜下去，雙手承接著一朶朶清淨的蓮華，身心感到清涼自在。最後那支香止靜時我集中心念，「阿彌陀佛」的聖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前兩天的飢餓、頭昏眼花、腰酸背痛全都不見了，只有句句連綿不斷的佛號，突然間我體悟到這身與心是無關的，那裡有腿痛，那裡有背酸？由於專注在佛號上，放下對色身的執著，我發現了一個清涼的世界。

回家後感覺自己的世界寬廣了起來，彷彿去除了許多障礙，通達了許多道理。透過專注、冷靜的觀察，對那些不如意的事，就不是那麼在意了，稱譽也好，毀謗也罷，不去執取之後，身心自在許多。佛三，沒有使我大徹大悟，但在學佛道上，我眞正跨出了第一步。

我的父母親

王玉崑

只要回憶起父母親，這親恩罔報的歉疚，總會令我不禁淚流滿面，十六年了，那一幕幕竟還令人難以釋懷。

父母親以前在大陸時，都是富有